

多霧的黃昏

字心



X272
Z X30

短篇小说集

多雾的黄昏

宇 心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贵阳

责任编辑 龙国义
封面设计 曹辉禄
技术设计 荀新馨

多雾的黄昏

字 心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146千字 2插图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5,100

书号 10115·531 定价 0.80元

本书编入作者反映大凉山彝族地区生活的短篇小说十五篇。《彝家女》、《荞花红了》、《追捕》等篇描述了凉山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战斗生活；《多雾的黄昏》、《月儿圆》、《雾啊，好浓的雾……》、《写在茅草地的春秋》等篇则是在比较幽深的历史帷幕上再现了大凉山上的坎坷与欢乐，从而唤起我们的深思，把握现在，奋发前进。

内容说明

目 录

彝家女·····	(1)
荞花红了·····	(16)
凉山鹰·····	(34)
灯·····	(54)
追捕·····	(66)
沙马大姐·····	(83)
九里香·····	(88)
三支号角一齐吹·····	(102)
雾啊，好浓的雾·····	(103)
月儿圆·····	(124)
多雾的黄昏·····	(137)
悲喜篇·····	(153)
写在茅草地的春秋·····	(168)
晒不死的辣椒·····	(190)
没有换上的统裙·····	(202)
后记·····	(215)

彝家女

1

深山风雷动，黑夜彩霞出，大凉山民主改革开始了。

工作队来到格则山梁下的沙苦堡子不久，劳协会、妇女会、武装自卫队都相继建立了。过去受苦受难的奴隶，如今掌握刀把子，挺着腰杆走路，谁都欢天喜地；独独有个小阿妹，高兴倒是高兴，却又有些忧愁……

这个小阿妹名叫林蒙铁曲。她的阿姆和阿婆，都给奴隶主家当过丫头儿；按照奴隶主家的规矩，今年荞麦收后，铁曲也要给黑彝阿侯打石拉去当陪嫁丫头的。但是日月变了，小阿妹永远脱离了娃子丫头的苦海子。她高兴极了，一天到晚，象插上翅膀的小羊子，东奔西跑，一会儿堡子里，一会儿堡子外，一会儿工作队，一会儿……，那两片薄薄的脚板儿，就没沾过屋。今天太阳都当顶了，她才落脚回家，揣上两个荞子粑又跑了，把石磨架下一只花公鸡，惊得咕咕直叫。

“阿婆!”她边跑边说,“堡子里全变哪,武装自卫队都成立哪,冷子卡坡、曲比拉格大哥他们,都扛上钢枪哪!”

阿婆见她急匆匆的样儿,又是气又是疼,老人家举起颤巍巍的双臂,把着门口,拦住孙女儿的去路说:

“自卫队,自卫队,那是大哥大叔们跑跳的,关你小阿妹啥事嘛!”

一句话,触动了孙女儿的心事。她长长的睫毛垂下了,桃子脸上,泛出淡淡的红晕。前边说她忧愁,就是因为她参加不上自卫队,扛不上钢枪呵。

提起这事,林蒙铁曲对工作队长布合才不满意哩。报名入队那天,登记人手里的笔尖尖都落到纸上了,人堆里霍地伸出一只大手,压在纸上说:“别写她的名字了。”铁曲翻起眼皮,抢上前去,理直气壮地问:“我不合格?我阿婆、阿姆都当过锅庄娃子,我……”布合接过她的话头:“你,你不到十七岁。”“谁说到?你量量我这身胚!”“不量我也晓得,你是蛇年鼠月^①生的。”轰的一声,周围的人都笑了。铁曲绯红着脸,眼睛睁得大大的,咬咬嘴唇说:“不到十七就不兴参加呀?我偏要,我偏要!”等到自卫队站队报数时,她拽上一根木棍棍,象颗小铁钉似地钉在排尾,别人报数她也报数,别人走步她也走步。布合看在眼里,只得把她叫开说:“小阿妹,先叫你当一名预备队员吧!”“啥叫‘预备’?”“预备就是……”布合正要解释,她又抢着问:“‘预备’扛不扛钢枪呀?”布合说:“叫你以后扛钢枪嘛。”她提脚就走,“我不当‘预备’了,我要立马扛钢枪!”布合横身挡住,问:“你懂得扛钢

^①鼠月,相当于阳历五月。

枪干啥的？”“扛上钢枪，解放娃子丫头嘛。”她吁了一口气，扬起两条嫩柳眉，那眉尖上好象也在说：“布合队长，咋样？我回答没错吧。”谁知布合微微一笑，猛然问：“如今，你不当丫头了，沙苦堡子的娃子都解放了，还扛钢枪做啥？”“噯！扛上钢枪……”她上牙咬紧下唇，噤噤半天，说不出一个谱来。布合笑问着说：“咋样？还是当一个预备队员吧！”铁曲勾着头，不吱声，瞧着脚尖出神。

“‘行船看水势，进山看路向’，入自卫队扛钢枪，这是替娃子百姓打天下、保天下，不弄清这来头去向，钢枪就抓不牢、扛不稳呀！铁曲阿妹，走过的路要回头看看嘛，别光高兴自己不当丫头了，人家阿侯打石在围墙里，还攥着一根铁链子哩。”布合走近她身边，盯着她那忧郁的眼神，“小阿妹，我们是娃子家的苗苗，钢枪就该扛在我们的肩头上；参加自卫队，年龄也不是规定死的，最要紧的，是要拿出实际行动，努力争取！”

咋样争取呢？她哪天哪夜不想几遍呵！

这会儿，她已经从阿婆的手弯子下挣脱出来，吃着荞粿，又接着思量起来：站岗放哨不要我，查田量地不要我，那要我做啥呢？走着想着，都吃完一个荞粿了，还是没得半点头绪。

当她走近阿侯打石家门前时，一条黑狗扑了出来，汪汪叫着，铁曲正没出气处，拣起两块石头就打了过去。阿侯打石的儿子，穿着黑亮亮的披毡，缠着新崭崭的头巾，一瘸一瘸地跑了出来，叫喊着：“哪个打狗哇！”铁曲听出声音，心里恨道：“你这小拐子，也不看看太阳打哪边出，我叫你皮子痒！”弯腰拣起石头就要打过去。但是，眼角一瞄，小拐子这

副穿戴，思量了一阵，随手丢掉石头，招呼着说：“我给你送甜荞粑来哪，你家里狗汪汪叫，扑出来抢嘴，我才——”

小拐子翻翻眼皮，抢过话说：“我家杀了好几头猪，肥巴巴的猪肉，吃都吃不完，哪个吃你的烂荞粑！”他正说得起劲，高围墙里有人叫他，才一拐一拐地跑进去了。

铁曲望着阿侯打石家的大门，拉下盘在头顶的发辮，焦虑地沉思起来。

阿侯打石虽说是沙苦堡子里银子、羊子最多的户头，但他非常吝啬，一年到头，光转着舌头吃喝娃子百姓的，就是逢年过节，自家也不宰一只鸡。今天，居然这么大方体面，宰了好几头猪哩……铁曲的心往下沉，她记得阿婆说过，“河里石头多，黑彝规矩多”，每逢冤家仇杀，黑彝家就要杀猪宰牛，祈神祭祖；还要穿好的，戴新的，求个吉庆利市。如今，工作队住在堡子里，阿侯打石找谁打冤家呢？她顾不得往下想了，将发辮往头顶一盘，飞步跑向了工作队。

2

从工作队回来，铁曲睡不着。

她眼睁睁地望着房顶上的瓦板，听着屋外风吼，狗咬。直到花公鸡啼晓时，忽听得有人敲门，她和阿婆慌忙地坐起来，惊魂不定地听着门外的动静。这时，屋里静悄悄，只听见小兄弟索日的鼾声，呼呼的。

一会，门外有人轻轻呼唤着铁曲的名字。

“喂！布合队长！”她好似在海子中央抓住了船帮，喜得跳了起来。

布合队长带着一股冷风跨进门来。风吹红了火塘，青桐柴重新燃起半明半暗的火光，照亮了他宽阔的脸膛和浓黑的粗眉。他披着一件黑色毡衫，缠着山里的青布包头，站在火塘边上，眼睛一转不转地盯着铁曲。

铁曲的心通通直跳，心想一定有啥要紧事，急忙问道：

“工作队有任务给我吗？”

布合没有马上回答，他又考虑了一阵，突然松开紧锁的眉峰，转脸对着铁曲阿婆说：“老阿妈！要辛苦你的孙女儿了。‘饿老鹰在天上盘旋，豺狗子在山头叫唤’，要你孙女儿走一趟危途险路，把几句话送给打猎的人哩！”

原来，工作队根据铁曲提供的线索，作了认真的调查，黑彝阿侯打石家杀猪宰牛，果然是企图组织一些黑彝，破坏民主改革。为了确保改革成果，除掉格则山梁一带的祸害，工作队研究了一个围歼计划。经过多方面考虑，布合决定叫铁曲把这个计划连夜送给则普工作团。

阿婆听出来了，工作队要送信出去，只因坏人卡住路口，大男子汉走不通，才叫小阿妹飞出去。只是，孙女儿年轻骨嫩，路长风大哩，她翅膀儿不软吗？她抬起双手，不停地抚着稀朗朗的白发。铁曲急不可耐地催促说：“阿婆，你常念叨：‘山茶开花了，岩蜂展翅飞。’现今，工作队要我办事，你就快点叫我去吵！”

阿婆默不作声。

“阿婆，你咋不想想！没得工作队，还有你这孙女儿不？她早跟你一样，挨烧红的铁火钳哪！”

阿婆抚着白发的双手，停在前额不动了。是哟！过去当丫头儿，挨过老板娘多少回铁火钳！至今，背上、腿上，还

留着圆根、萝卜样的伤疤。丫头儿的日月，苦水泡着的，能让孙女儿顺着老路子走么？只是，那种日月不会再来了，阿侯打石虽然凶恶，只落得是一只倒地的老虎了。她青筋毕露的手，又慢腾腾地按着银白的头发。

铁曲突地张大了眼，急声说：“阿婆，你知道堡子里啥情景呀？阿侯打石还攥着一根铁链子，想重新拴在丫头娃子身上呵！”

阿婆的双手又停在前额上了，眼睁睁地望着布合队长。

“‘野鸡的脸皮永远红着的，豺狼的尾巴永远拖着的’，老阿妈，你见过的鞭子多，看过的世事多，啥是狼，啥是羊，还用我这年轻人指点吗？”

阿婆听完布合的话，干涩的眼眶湿了，从额上放下手来，拿出一把平素舍不得用的檀木梳子，恋恋地看着铁曲，缓缓地替她梳着满头黑浸浸的长发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孩子！阿婆不留你，你向那开花的山茶飞吧。只是‘老鹰有爪，豺狗有牙’，路上小心！”

“阿婆，你放心！我还要当自卫队员扛钢枪哩。”铁曲撑起身来，盘上梳好的辫子，从布合手中接过信件，脚板儿早痒起来了。她觉得，自己一定能跟自卫队员一样，把怀里的急信准时送到则普工作团。

3

哈古益莫河谷，压着黑沉沉的雾子。林蒙铁曲沿着崎岖的河岸，跳跳蹦蹦地走着。

从则普工作团往回走，小阿妹甚至比去时还心急哩。她

想马上站在布合队长跟前，向他说：“喂！我完成任务哪！”她也想立时对阿婆说：“阿婆，快烧一锅辣子汤，你孙女儿喉管子痒哟！”她还想很快找到那群贴心的阿姐阿妹们，咬着耳朵说说她在工作团的见识。在那里，她认得一个吹铜号的解放军，那人最会讲故事了，讲的那刘胡兰，她听了三遍，还没个够哩。……走着想着，想着走着，她又考虑起另一个问题：把信送到了，能当上自卫队员，扛上钢枪不？

她心里说：一定能！那个解放军说，刘胡兰十五岁就加入了共产党，我都吃十六岁的饭了，当个自卫队员，还不行嘛？喂！一定行！她想得舒心畅意，不觉轻轻笑起来，脚板儿蹦跳得更利索了。

走进一座青桐林子，她突然看见了阿婆，便高高兴兴地扑上去。阿婆赶紧捂上她的嘴巴，拉着她奔进了一条山沟。山沟里长着一人多深的野草，小兄弟索日坐在下边，头发全叫露水打湿了。太阳穿过飞散着的雾子，照得他惊惶的小眼睛眯缝起来。铁曲回过头来看阿婆，阿婆的神情十分慌张，铁曲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：堡子里到底出了啥事哪……

阿婆说，工作队不知哪里去了，自卫队的大叔大哥们也不见啦。几个黑彝持着刀枪跑到阿侯打石家，喝酒钻牛皮^①，吃肉烧骨头^②，叫喊着黑彝江山铁打的，水流走了石头在。铁曲一听，脚跟冒出一股凉气。沙苦工作队，这是她黑夜的明灯，雪天的火塘，她能睁眼舍开这盏明灯，抛离这座火塘吗？不，不能，说啥也不能呵！她猛地挣脱阿婆的手：

“我找工作队去！”

①土匪约盟立誓的一种仪式。

②从烧过的骨头上看花纹，以判定凶吉。

阿婆紧拉住她：“你晓得工作队哪去了？”

“我，我回工作团去！”

阿婆着急地叹了一口气，把她拉到一个岩洞里，说：“傻女子！‘黄鹿不从陷阱边上过，野鸡不往马尾圈里钻’呵，雾气都快散净哪，阿侯打石在树林子里派有暗哨，安着眼睛，你咋出得去呀！”

铁曲猛觉眼前黑起来，脚跟冒出的凉气，浸透了全身，登时又冷又累，一头倒在了阿婆怀里。

等她睁开眼来时，阿婆早走了。在昏暗的岩洞里，她愣了一会，才记起阿婆吩咐的话，叫她带着索日藏在洞里，等着风风雨雨过去了，才接他们两人出去。铁曲望着洞口外的白天，望着山沟顶上的一线阳光，回头瞧着阿婆搁在洞壁上的一口袋干粮，心里急起来了。她火燎燎地想着：布合队长领着自卫队不知在哪里流汗流血呢，我倒钻在洞里“享福”了！喂，还要当自卫队员，扛钢枪哟！扛钢枪的自卫队员，能等着别人砍柴、背水，自己烤火、解渴吗？她一边在心里抱怨着，一边说服着索日，要小兄弟留在洞里，可是，索日老是说一个人害怕。没法，她只得拉着他冒黑钻出洞去。

姐弟两人摸到沙苦堡子村口，已经是大半夜了，堡子里雾沉沉的。铁曲要钻进堡子去，索日又死紧拉住她，只得暂时靠着一块岩石，听着堡子里的响动。不多久，堡子里鸡叫了第一声，接着，几只公鸡也跟着啼叫起来。索日尖着耳朵听了一阵，拉着阿姐的手腕问：“阿姐，我家的花公鸡呢？咋听不见花鸡叫？”

做姐姐的正烦他呢，没理睬他。

她情急地听着公鸡一声比一声急促的啼声，看看天边，

雾渐渐消散，露出一溜鱼肚白，看样子，天就要亮了。铁曲紧张起来，因为天亮后，就不能再呆在这里了。她正犹豫着，突然，山头上响起嘹亮的铜号声，她惊喜地告诉索日：

“工作团的人来哪！”睁眼细看，黑乎乎的影子，象一支支利箭似地射进堡子去。她再不管索日的哭喊了，把他按在岩石下，提脚飞跑起来。

枪声激烈地响着。堡子里，狗吠人喊，几个蓬头垢面的黑彝，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一个倒提着钢枪，肩头上搭着青色披毡的汉子，从一道高墙上跳下来，朝着一条深沟没命地跑。哎呀！那不是阿侯打石？铁曲扎了扎辫子，迈步追去，边跑边喊：“哦唷，快抓大头子呀！”

阿侯打石心急打不准枪，回身挥着拳头嗷嗷叫。铁曲喊：“那搭青披毡的是个大头子！”他呼地甩掉披毡；铁曲喊：

“那缠黑包头的是个大头子！”他喇地摘下黑头巾；铁曲喊：

“那戴木耳珠珠的是个大头子！”他扯了两下没扯掉，抱着头向前窜，隔沟边还有一两丈，他也顾不得疼痛，啪地扑下地去，蜷着腿三蹬两滚，摔下去逃走了。

铁曲直恨手短没拿枪，顿着脚流眼泪。

战斗结束半天，她才提着阿侯打石甩下的青披毡，慢腾腾地走向了工作队。

布合队长见了她，嘿嘿笑着说：“小阿妹，马儿跑千里，第一步要紧，送信任务完成得不错呀！”

铁曲丢下青披毡，勾着头不说话。

“豺狗没抓着，狗皮刮下了嘛。”布合依然兴致勃勃的，“听说你阿婆把你关在岩洞里，我就知道你还要跑出来，嘿嘿，一根羊毛线，还拴得住一头小马驹？”

铁曲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，才看清布合队长满脸汗渍，额上贴着一溜纱布，亲切地望着她。她迟疑半晌，轻声问道：“现在，我能参加……”

布合笑着眼说：“能！我们提前接受你为一名自卫队员。”

铁曲跳着要求说：“我要一支枪！”

布合说：“行！‘三八’式还是小马枪？只不过，暂时不给你。”

铁曲急着声说：“我立马要！阿侯打石跑了第一回，不能叫他跑第二回！”

她正缠着，老阿婆扶着索日找来了。拉着她的手，瞧了又瞧，笑咪咪地含着泪说：“孩子，快回吧，让布合也歇歇。你在山上露了两宿了，头发丝都是凉的，快回，我给你烧辣子汤喝。”

索日捏紧一对小拳头，哭声哭气说：“阿姐！阿侯打石这豺狗子，把花公鸡吃了！”

铁曲听了，心里也是火冒冒的，但她依然哄着小兄弟说：“喂！莫哭嘛！你晓得啵！阿姐当上自卫队员了……”她轻轻叹了口气，“等阿姐扛上钢枪，就插上翅膀了；你爱天上的月亮，都能摘下来送给你。”

4

这几天，堡子里风声紧。夜间，群狗又惊慌地叫起来了。

两个月前漏网的阿侯打石，象地老鼠一样藏在深山老林里，最近，又窜回了沙苦堡子后山梁，放出话说，要叫分他

粮食分他地的吐肉吐骨头。

林蒙铁曲心里火烧火燎的。打参加自卫队后，布合队长总是说，带枪的要打仗，不拿枪的也要打仗，叫她准备好，尤其要在思想上挎着一支枪。现在，情势这么紧，光思想上挎着一支枪有啥用呢，她急急地跑向工作队去。

前脚才踏进门，迎面走来了布合队长，把她领到一边说：“有一封打狼的急信，要立马送给工作团，你去找个人。”

铁曲射出惊奇的眼光问：“布合队长，我不是一个人？我没长着走路的腿？我不能送？”

布合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你不是来要枪的？”

铁曲学着他的话说：“不拿枪也要打仗嘛，布合队长，快给我吧！”

她知道送的这封信，是为了彻底粉碎阿侯打石他们的顽抗。她象一只烈性的小马驹似的，腿杆子立时鼓胀起来了，急切地要求着布合队长，一定将任务交给她。

布合拿出一张两指宽的纸条来，抬臂指着云里雾里的山头说：“铁曲阿妹，你又要走一条险路了，格外小心！”

她轻轻应着声，解下长长的辫子，将纸条裹成一个小卷，压在辫根下，然后缓缓地拉伸辫子，把头发弄得毛蓬蓬的，一圈一圈地盘在头上。

从工作队出来，已近黄昏时分。太阳照着格则山梁，老林边上，好象燃烧起一堆大火。铁曲赶回家，掀开木柜，拿上一扎猪鬃就走。阿婆问她哪去，她说赶场。这时候不会去赶场，阿婆知道孙女儿又要送急信了。她望着那一头蓬松的头发，轻声责怪说：“阳雀儿还要欠欠翅膀呢，看你头上的草窝窝，出得门上得路呀！”她拿出檀木梳来，铁曲说等不得

了，阿婆就把梳子塞在孙女儿手里说：“走在路上，总要歇歇气，你给我梳一梳！”

铁曲没法向阿婆说明，自己为啥要让头发蓬蓬松松的，只得接过檀木梳来，插在辫梢上。

跨出家门，她直奔门前的荞麦地。这是一条比较隐蔽的小路。从高高的荞麦间穿过，可以不露身影地走到马黑角，急插下哈古益莫河边，钻进蓝色的青桐林，就等于平安到达工作团了。

铁曲急冲冲地走着，刚走到马黑角山脚，迎面撞见了小拐子。问他窜来窜去干啥，他提起一只腿上套着马尾圈的野鸡，挤眉弄眼地说：“我阿姆喉咙痛，要喝野鸡血冲寒，叫我出来套野鸡的。”

他问铁曲哪去，铁曲说：“太阳都落山了，你别乱窜了！”

小拐子怯怯地说：“我就回去。”

铁曲回身指着荞麦地：“打那里走，路近，我看着你走！”

她看着小拐子走进了荞麦地，才返身翻上小山埂。这时，格则山梁上那堆“大火”，已经熄灭了，落山的太阳，留下了一抹红彤彤的云彩。山埂下边水声湍急，哈古益莫河亮花花地奔流着，蓝色的青桐林子迎面扑来，马上进入安全地带了。铁曲吐了一口气，站下来，提起袖口，揩着额角的热汗。林子上空扑腾着一群山雀子，吱吱喳喳，不住声地叫。忽然，一只挂着马尾圈的野鸡扑打着大翅膀飞来，把山雀一下子冲散了。铁曲身后猛然跳出两个人来，一个蒙头，一个拉脚，凶煞煞地将她架走了。

她落到了阿侯打石手中。

“丫头子！那天，你咋唬得起劲呐，撵掉了我的披毡，

还想要我的老命！”阿侯打石狞笑着说，“打烂的雀蛋我不检罗，你快把信交出来。”

这是七月天气，羊群换毛了。铁曲一口咬定说羊群换毛要喂盐，她是去赶场买盐的。

阿侯打石使了个眼色，叫狗腿子们搜。搜了一阵，摸出一扎猪鬃来，一个狗腿子自作聪明地问：“你是买盐的，带这鬼什子干啥哇？”

铁曲说：“猪鬃是信不？是信，你就拿去！”

阿侯打石望着那狗腿子呸了一声：“你那牛眼蛋瞎呐！她卖了猪鬃买盐，早就锈好花荷包骗人喽，你还问，快给我搜，搜！”

铁曲的衣襟都被撕破了，折腾半天，依旧搜不出半片纸角。阿侯打石眯着眼，打量一阵，霍地睁大眼咆哮道：“拔光牛毛藏不住牛虱子，把她的头发给我拔喽！”

几个狗腿子打着吆喝，蜂拥上来。铁曲提脚猛一顿：“呸！告诉你们，‘男人的天菩萨^①摸不得，女人的发辫拉不得！’”

拥上来的几个狗腿子先是十分惊诧，后是有点顾忌，痴痴地望着阿侯打石。阿侯打石破口冷笑道：“哈哈！规矩，我就是规矩！你们咋叫这女娃子愣住了，搜，快给我搜！”

铁曲心里怦怦跳，额上渗出一层细汗，冲前两步，瞪着拥上来的狗腿子，怒铮铮地说：“走开！我自己解！”

当她抬起有点抖索的手臂，一边想着咋样对付，一边触着辫梢，她的眼睛一下亮了。

“呸！给你们！”她从头上拿下一件东西，猛地甩了出去。

^①彝族男性蓄于头顶的一方长发，过去视若神明，别人摸不得。